



惊马奔逃

〔德〕马丁·瓦尔泽 著 郑华汉 李柳明 朱刘华 译

Martin Walser — Ein fliehendes Pferd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in fliehendes Pferd Martin Walser

惊马奔逃

〔德〕马丁·瓦尔泽 著 郑华汉 李柳明 朱刘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558

Martin Walser
Ein fliehendes Pferd

Ein fliehendes Pferd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8
Meßmers Gedanken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5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马奔逃/(德)马丁·瓦尔泽著;郑华汉,李柳明,朱刘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4133-3

I. ①惊… II. ①马… ②郑… ③李… ④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399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欧雪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133-3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Novella

致中国读者

马丁·瓦尔泽

所有的读者是一个集体。我们这些读者不满足于世界本来样子，因此我们读书和写作。我凭经验得知：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谁读一本书，他就是在为自己写这本书。书所提供的东西，并不比音乐提供给演奏者的乐谱更多。而只有通过演奏者，音乐才成其为音乐。

幸亏有各种彼此并不同源的语言。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要比语言本身更加具有共性。这就是说：人们互相之间要比他们的语言更加接近。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轻的或者重的，这是一种我们共有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露出这种共性。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要比我们的语言所允许的猜想更好。但是，我们需要翻译家。我尤其感谢他们。

目 录

001	惊马奔逃
119	梅斯默的想法
172	瓦尔泽与他的小说《惊马奔逃》

惊马奔逃

有时，人们读到一些中篇小说，书中某些人物的生活观点全然相左。此类小说乐于以其中一人说服他人而结尾。于是，观点无需阐明，而读者对于他人被说服的这一历史结果，却获得了丰富的了解。这些文稿不进行这方面的说教，我把此视为一项成功。

——克尔恺郭尔^①：《非此即彼》

—

突然，萨比勒从散步的人流中挤出来，朝一张空桌走去。赫尔穆特觉得，这家咖啡馆的椅子太小，他坐不下，但萨比勒已经坐下。他还从未坐过第一排的位子。紧挨着两边来往的人流，什么也看不见。他倒想坐得离墙壁尽可能近些。奥托也已蹲下，趴在萨比勒的脚边。它还在仰望赫尔穆特，似乎想说，只要赫尔穆特还没坐定，它随时准备挪窝儿。可萨比勒已经要了咖啡，把一条腿绕到另一条腿上，脸上流露出专门做给赫尔穆特看的愉快表情，注视着湖滨大道上懒散杂乱的人群。他也再次把目光移向那些擦肩而过的散步的人。虽所见不多，但仍

① 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著名宗教哲学家。

感太杂乱。对那些袒胸露臂、衣着色彩鲜亮、皮肤被阳光晒成褐色的人，他感到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看起来，这里的人远比自己家乡斯图加特的人要漂亮得多。但他倒不觉得自己变漂亮了。他反而觉得，倘若自己穿上浅色裤子，那样子一定非常可笑。倘若他不穿夹克衫，那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也许就只是个大肚子。八天之后，他对此也许会毫不介意；可在度假的第三天头上，就像晒得发红的皮肤仍让他关切一样，他还做不到那样超脱。八天之后，萨比勒和他的皮肤也许会晒成褐色。到目前为止，阳光在萨比勒身上只是引起皮肤上每个褶皱和每个疤痕的肿胀。尤其是现在，萨比勒愉快地注视着散步的人们，他的样子显得格外滑稽可笑。赫尔穆特把一只手放在萨比勒的小臂上。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端详那些由手臂、腿和胸脯所组成的人群呢？待在度假公寓里该多好，那儿，也不会像在这条既多石又无树木的湖滨大道上这样炎热。这儿，有一半的人怀着浓厚的猎奇心理，从你身旁走过；很快，众目睽睽就酿成了灾祸。所有从这里走过的人都年轻了。现在，要是待在公寓的笔直的栅栏后面该多么好啊。他们来这里三天了，而三个晚上他都不得不跟着萨比勒进城。每次都要到这条湖滨大道来。她觉得观察人们很有趣。这倒也是，不过只是他无法忍受而已。他本打算阅读克尔恺郭尔的日记。他带来了克尔恺郭尔的全部

五卷日记。瞅着吧，萨比勒，要是他只读完四卷，那就有你倒霉的了。他根本不了解，克尔恺郭尔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些什么。真是难以想象，克尔恺郭尔居然在日记里记载了一些个人的事。他渴望着进一步了解克尔恺郭尔。也许，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有所失望，他才产生如此渴望。这种在阅读克尔恺郭尔日记中产生的每日数小时的失望，如同度假中的下雨天气一样，被他视作一种享受。假如像他所担心的那样，这些日记不允许人们了解（其实他倒更希望真的是那样），那他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的渴望会变得更大。一本日记不可能不记载个人的事情，不可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他必须告诉萨比勒，从明天起，晚上的时光，他将只待在度假公寓里。他简直气得要发抖。他坐在这儿的小椅子上，傻呆呆地注视着人们，而他要是留在度假公寓里……

他不想把克尔恺郭尔的日记带到湖边来读。十五岁时，他曾干过这号事。他曾躺着把查拉图斯特拉^①的书放在肚子上阅读。他甚至还附庸风雅，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②的法译本。

① 古代波斯拜火教创始人。

②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

此时，萨比勒欣赏过路人的快慰在脸上化作了一丝微笑。这微笑便一直挂在她脸上。萨比勒的微笑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抚摩着她的上臂。也许该相互说说话。一对日趋衰老的夫妻，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相对无语，注视着朝气蓬勃的散步者，这幅景象够滑稽可笑的了，或者够令人沮丧的了。尤其当妻子的脸上正呈现出那丝早已逝去的微笑时，就更是如此。赫尔穆特不愿让周围的人讨论萨比勒和自己，尽管这些议论是对的。周围的人对他和萨比勒有什么想法，这倒无所谓，他们想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一旦他增强了他们那些错误的想法，他便感到欢欣愉快。隐瞒自己的真相，是他最喜欢的做法。在斯图加特，他必须承受由于邻里和学校里的同事及学生对自己了解增加所造成的压力。他的绰号“啄米鸡”一直跟随着他。这表明，人们已经准确地了解、看穿和抓住了他性格中的特征。每当证明学校或邻里对他了如指掌，熟悉他从未承认过的性格特点时，他都想逃开，远走高飞，一走了之。他们利用对他的了解，而了解得是否对，他却从来未置可否。为了对付他，使他屈服和就范，他们利用自己对他的了解。他们善于同他打交道。他们越是善于同他打交道，他就越是渴望重新不被认识、了解。如果有人对他一无所知，这一切尚属可能。可惜他并非始终这样清楚地了解这点。所以，他没有阻止过那些对自己的了解。现

在，他就剩下逃避这一条退路。为此，他每年去度一两次假期。度假时，他试验采用表面上适合自己的面孔和举止方式，而将自己真实的性格特点避开世人的耳目，置于安全之处。使人无法了解、认识自己，成了他的梦想。他花费了很大精力，免使细长、尖削、四面都非常陡峭的山崖城堡成为持续的意识的象征。一座超越诺依施万施泰因王宫^①的宫殿深深地印在他的想象之中。森林，他老是看见森林。他看到自己在森林中急行。他坐着纹丝未动，却感到自己在急速走动，越来越进入森林深处。谢天谢地，森林无边无际。无边无际的森林是多么完美。

是啊，他曾经想过当教师吗？现在有什么人想当教师吗？在这种不被认识、了解的渴望中，流露出想变年轻一些的愿望了吗？走上自己最初的岗位后，他在学生办的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他至今还背得出来。当短文的字句重新映现在眼前时，他不由得哑然失笑，仿佛听到了一则伤害自己礼貌观念的笑话：

教师的热情

这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感情，教师并没有完美地掌握它，却在竭力表现它。学生从另一方面更好地了解了这种感情。

^① 诺依施万施泰因（Neuschwanstein）是“新天鹅堡”的音译，该城堡建于十九世纪，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的悬崖上。

当他们在倾听教师的顽强演说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便学到了什么。学生们将终生牢记教师的可笑之处，并将怀着更大的虔诚来回忆。教师对逝去时光的回忆愈深沉，学生们就愈是肃然起敬。

他的笑意也许出于自己所持的疑虑，因为他不便讲这类事情。

在齐恩家房前下车，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十一年来，他们每年都有四周时间住在这幢房子的度假公寓里，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如何自创自演角色。

他在齐恩夫人面前的举止，早在十一年前他刚来到这里时就定型了，并且自此之后一直被视为楷模。在她眼里，他性情开朗、健谈、需要休养、喜爱鲜花和动物，是位特别喜欢孩子、心地善良先生……

齐恩夫人盼望他所扮演的这个度假角色，并非由他杜撰而生。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按照齐恩夫人的喜好，举手投足罢了。此时完成的角色，并不使他多么愉快。自然，在他和萨比勒出现时，齐恩夫人脸上所露出的笑容与她本人毫无关系。其实这样更好。十一年中，她丈夫从未同他进行过稍长一点时间的交谈，同萨比勒倒是谈过。他和这位齐恩博士互不了

解，形同路人。他曾对萨比勒说过，自己对这位齐恩博士，比其他所有人更有好感。他们俩不是有许多地方都相似吗？胖乎乎的脊背、圆滚滚的肚子、身体笨重。齐恩一家待人彬彬有礼。从这种稍微有点过分客气的礼貌中，赫尔穆特感觉到令自己最为惬意的疏远形式。他不想知道，齐恩博士是什么博士，为什么齐恩一家在湖边漂亮的房子里还一直出租度假公寓。他不想知道这些，正如齐恩一家不想了解他们家一样，以及为什么十一年里，他们一次也没有想到另选一个度假地。在这种度假关系中，最美好之处是相互的熟悉每年在增长，但相互间并不因此而亲近。他们始终没有越出这种共同基础一步。十一年前，不论是齐恩博士，还是他们，都有一条小西班牙狗；现在，不论是齐恩博士，还是他们，都有一条老西班牙狗。尽管如此，他仍想不出，还有比齐恩先生和齐恩夫人更加熟悉的人了。当然，他对他们的四个女儿，就像对其他人一样，也是敬而远之。啊，现在，他只想回到郊外齐恩夫妇的度假公寓去！

萨比勒说：你不要烦躁不安。她说这话时，并没有看他一眼。此时，她脸上的表情也许倒会让远处观察她的人以为，她在对丈夫讲：同你坐在这里，太美了！他说道：烦躁不安？你怎么居然想到说这种话？她说道：你饿了吗？饿了，他以一种认真的充满浪漫色彩的语调说道。她问道：我们该走了吧？他

说，回住地。她说，不，去吃饭。他问，你饿了吗？她说，午饭后，我们不该吃那么多糕点。他说，糕点可都是你烘烤的。这我知道，她自知有过地说。你要是没把糕点做得那么可口该多好，他瓮声瓮气地说。他心想，反正是没法挽救了。他想着，救人。救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到了这点。也许，萨比勒能享受观察人的乐趣，但他不相信这点。倘若那样，她肯定要和自己完全不同，但她并非这样。他们相互影响，现在，他们变得极为相像。你看一下她的微笑吧。也许你没觉察到，此刻，在你自己脸上也正露出完全同样的圆滑的淡淡的微笑。看到你们的人，都会把你们当成双胞胎。这时，萨比勒说道：我以为，我们俩都有一副西班牙狗的面孔。往常她说出口的，正是他想着要回答的话。可眼下，这话使他生气。住嘴，他想着并且立刻感到非常害臊，因为自己思想里竟如此粗野地对待萨比勒。别这么斗气了，萨比勒说着并且把自己的手放到他的手上。他却把自己的手从萨比勒手下抽走，抚摸着奥托并说道：你该受罚，谁叫你说，我们俩都像奥托来着，只有你像它，我根本不像。你这个分裂主义者，她说。你认为这里好吗？他问。我能永远观察人，她说。我可不行，他说。可惜，她说。我现在走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再待一分钟，她说。那好吧，他边说边看着手表。

突然，一个年轻健美的男子站在了桌前。他身着蓝色牛仔褲，腰间系着一根未染色的皮帶，皮帶上烙着許多花紋，皮帶上方的天藍色襯衫敞開着。他身旁站着一個姑娘。牛仔褲的前門襟線縫把她分成了色彩深淺明顯不同的兩部分。不管往哪里看，她身上到處都顯露着丰满和柔和；而他肌肉結實，沒有多余的脂肪，渾身上下透着陽剛之氣。在他深褐色的胸脯上，只有一小簇金黃色的胸毛，但他頭上却是又長又密的金黃色頭髮。赫爾穆特心想，也許是個過去的学生。昔日的男女學生向自己打招呼的事，還時有發生。有些學生，他們過去無所不為，使你簡直無法忍受學校的工作。倒是這樣的學生經常愛打招呼。他們曾殘酷地折磨過你，現在却突然站到你面前，微笑着，伸出手來，向你介紹一位溫文爾雅的妻子或者一位楚楚動人的姑娘；也許還向你介紹一些幸福地唧唧喳喳叫嚷着的孩子，而他們正用黏糊糊的手指摸着你；然後，他們湊近你的耳朵自報家門，表示悔恨之情，並且竭力陳說，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才認清，你是如何如何的一位班主任……聽到原先折磨過自己的人的這番宏論，只能使自己感到厭煩和